

认知语法视域下副词句法语义的分析与解释^①

毛帅梅

(湖南工程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4)

摘要:认知语法注重从人的认知特点来寻找语法结构形成的理据。通过描写副词句法移位的三种类型,分析移位所带来的语义改变,探讨解释副词移位的条件和动因。研究发现,语义较为具体实在的副词通常不可移动,其他副词可以在不同的句法位置发生显性或隐性移动。副词的显性移位可导致由表示动作行为的情状义变为表示评价判断的情态义,或者由句内的限制修饰语义转变为句间的关联衔接语义,副词的隐性移位则可在具体的概念潜势语义的基础上产生即时的浮现语义。不移动副词主要囿于形式或意义单一性的客观限制,而说话人识解方式的变化在主观上为副词的显性或隐性移动提供准允条件。

关键词:认知语法;副词;句法-语义;显性移位;隐性移位

中图分类号:H319.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8)04-0178-07

有关副词的研究和探讨在语法研究中占有相当的比率,尤其在副词的个案分析上已取得了一定的发现。但是总的说来,由于副词的功能和意义比较复杂,其内部缺乏一致性,加之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局限,尚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索。例如,前辈学者在歧义类型、语义指向等研究中发现,副词的复杂性不仅在于意义范畴上的多样性,还在于它句法分布上的灵活性。本文拟分析刻画副词句法移位的几种情况,并运用认知语法理论予以相应解释。

一 副词移动的类型

副词“Adverb”,来自拉丁术语 ad-verbium,其相应的希腊词源是 epírhēma,顾名思义,指的是附着于动词,对动作行为进行修饰限制的一类词。但是从线性位置来说,即使在 SVO 型语言中副词也并非总附于动词之后。Jackendoff 认为副词有三个基本句法位置:句首、句末(其前无停顿间隔)以及助动词位置(即主语和主要动词之间)。Li & Thompson(1981)^①依照副词在句中的位置以

及移位的灵活性把副词分为可移动副词和不可移动副词,可移动副词既可以出现在句首也可以紧跟句子的主题或主语,修饰整个句子;不可移动副词只能位于主题或主语之后,常规上修饰限定动词的动作行为方式。

就本文研究而言,根据语料主要讨论三种情况:其一为通常只占有一个固定句法位置的不移动副词,如“肆意攻击”“舍身相救”中的“肆意”“舍身”;其二为有明显句法位移的显性移动副词;其三,例如“很青春”“特现代”中的“很”或“特”,虽然位置似乎未动,但是却发生了由常规搭配动词(或形容词)变为搭配名词的转移,我们视为隐性移动。

(一) 不可移动

在副谓组合中,谓词是核心、副词是非核心,非核心成分的句法位置相对于核心成分而言是前置还是后置,原则上是由这种语言是核心前置语言(VO)还是核心后置语言(OV)的系统性质决定的^②。在状语前置于核心的结构中,部分副词与谓词组合时处于谓词之前,在语义上一般只能

^① 收稿日期:2017-12-10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6YBA12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YJA740017);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5ZDB029)

作者简介:毛帅梅(1973-),女,湖南湘潭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英语教学研究。

^①Li Charles, Thompson S A.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P.320.

^②金立鑫:《什么是语言类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30页。

修饰中心词,具有不可移动的定位性,如“极具、重返”,“随手关门、极其残忍”等等。再如:

(1) a. 队员们一个接着一个鱼贯入场。(ccl:\当代\报刊\新华社 2003 年 10 月份新闻报道.txt)

b. ? 队员们鱼贯一个接着一个入场。

c. * 鱼贯 队员们一个接着一个入场。

例(1)中的“鱼贯”紧列于动词“入场”之前,如 a 句所示,是定位的。如果移动到 b 和 c 句的位置则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因此这些副词句法位置较为固定,不可移动,否则产生不合语法的表述。

(二) 显性移动

显性移动指副词在线性的句法位置上明显可见的移动,如前文所示,再如:

(2) a.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新中国建立的前一天上午,周总理来到中央外事组办公室,显得格外步履矫捷,气宇高朗。(《回忆周总理在外交工作中几个片断》节录 王炳南 1979-1-1)

b.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新中国建立的前一天上午,周总理来到中央外事组办公室,格外显得步履矫捷,气宇高朗。

(3) a. 就在这时候,身后传来了疯狂的嚎叫和利爪抓挠岩石的声音,随后,他们又听见身体坠到谷底的沉重响声。狐狸却再也不见踪影了。(《尼尔斯骑鹅旅行记》:48)

b. 就在这时候,身后传来了疯狂的嚎叫和利爪抓挠岩石的声音,他们随后又听见身体坠到谷底的沉重响声。狐狸却再也不见踪影了。

例(2)中的副词移动发生在同一个小句之内。“格外”在 a 句位于动词后面,是动补结构,在 b 句位于动词前面,处于主谓之间。例(3)的副词位置移动发生在两个小句之间。如果把上下文之间明显的语音停顿(书面语以标点符号隔开)作为标志,副词可以从一个小句移动到另一个小句。

(三) 隐性移动

《马氏文通》认为副词可以“貌动静之容”“助实字之状”;《汉语知识》指出副词用在动词或者形容词前边,表示动作、行为、发展、变化、性质、状态的程度、范围、时间等。然而根据刘燕峰^①的调查统计,约有 30% 的副词除了修饰谓语动词外,还可以修饰体词,差不多涉及所有的副词小类,尤以范围副词和程度副词的比例为高。如“最”(最高-最南边)、“太”(太坏-太混蛋)。又如:

(4) 我赞同她的观点,但前提是:这个爱人非常爱你,这个情人也非常爱你,而爱人和情人之间又

很朋友,很理解。(施春宏 2001: 218)

《现代汉语八百词》指出,“很”一般用于形容词、助动词或动词短语前,表示程度高,而例(7)中的“很”却用于名词之前,此时“很朋友”组配所突出的语义为“彼此友好和睦地相处”。正是由于副词“很”的修饰,使得名词“朋友”从一种身份的指称转义为某种相处的行为方式。类似的情况又如“太近视眼”。本文把这种形式上没有明显句法位置移动、而功能上修饰对象从谓语动词变为名词的“很朋友”“太近视眼”类搭配看作副词的隐性移动。

二 语义变化的情况

副词的显性移动和隐性移动均引起副词的语义改变,下面分别讨论。

(一) 情状义变为情态义

Vendler^②根据动词所表达的动作行为是否具有动态性、持续性和明确的终结点等特征提出对动词的情状类型(Situation Type)分类。Lyons^③认为通常情况下副词是对动词情状的细化描述,其语义上体现为“情状”语义,即(动作)何时做、何地做以及怎样做等。同时,副词也是语言表达中常见的情态标记,可表明说话人的态度和观点,包含“情态”语义。因此,如例(5)(6)所示,当副词在同一个小句内部进行显性移动时,语义由情状义向情态义转变:

(5) a. 周大勇,你们要抓紧时间做工作,我们马上就要打仗了!(杜鹏程《保卫延安》)

①刘燕峰:《现代汉语“副+NP”结构新探》,暨南大学 2004 年硕士论文,第 8 页。

②Vendler Z. “Verbs and times”,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1957(5).

③Lyons J. *Seman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294.

b.周大勇,你们要抓紧时间做工作,
马上我们就要打仗了!

(6)a.小芹去洗衣服,青年们马上也
去洗;小芹上树采野菜,青年们马上也都
去采。

b.小芹去洗衣服,马上青年们也去
洗;小芹上树采野菜,马上青年们也都去
采。(赵树理《小二黑结婚》)

(5)a的“马上”在谓语之前,这类位置上的副词语义表示的是对动作行为的状态、方式或结果的客观情状描述,即“打仗”这一事件即将发生、刻不容缓。如果把“马上”移至小句主语之前,伴随着“马上”向句法左端的位移,原来的客观时间表述转变为动作行为进行评价判断的主观情态意义,则(5)b可理解为“(据人们判断)战争马上就要开始”。例(6)的情况更为明显。在(6)a中,主语之后的“马上”限定说明中心动词“洗”或“采”的时间,表示青年们洗衣服、采野菜等活动紧接着小芹洗、采的动作行为发生;而在(6)b中,主语之前的“马上”突出了作为行为主体的“青年们”急于在小芹面前表现,急于向小芹套近乎的急迫的主观情态,仅仅一个副词“马上”的位置移动使得“青年们”追随附和、殷勤讨好的情态跃然纸上。可以说,当限制修饰谓语中心词的副词往左移动到句首时,副词的语义强烈聚焦于句首的主语,由此产生情状义向情态义的转变^①。我们认为,句法上发生显性移动的副词在语义上侧重表达主观性的情态,是说话者将其所持有的认识附加到语言表述中、负载说话者对命题、事件的评价和态度的主观信息标记。这种变化是言者主观性的体现,就不同的句内位置比较而言,往往表现出位置左移则语义主观化的倾向^②。

(二)修饰义变为衔接义

类似地,在小句之间显性移动的副词也发生语义变化。如“随后”,在(3)a中用于句内表示事件的时间顺序,而一旦移动到句间位置(3)b,则时间意味变淡,衔接功能增强。(3)b中的“随

后”借助字面上的时间顺序与语境背景中其他时间成分的呼应(“就在这时”),贯穿上下文的并列对照,由此突出逻辑上的内在语篇衔接涵义。也就是说,小句之间显性移动的副词虽然未改变句子的逻辑语义真值,但是通过更细致的辨析,可体味到句内-句间两个位置所隐含的副词句法功能的变化,其中句内位置修饰义较强、衔接义较弱,而句间位置修饰义较弱、衔接义明显加强。试比较:

(7)a.冷门股有时也成为有惊人表现的个股,这种冷门股其实从前大多也有过突然爆发的经历。(ccl:\当代\应用文\社会科学\股市宝典.txt)

b.冷门股有时也成为有惊人表现的个股,其实,这种冷门股从前大多也有过突然爆发的经历。

“其实”在(7)a中修饰限定事件的真实性,表示“所说的情况是真的”; (7)b中的“其实”首先表明上文的情况或现象基本属实,然后引出下文内容作为解释来进一步补充言者的观点或其他相关信息,是一种“以退为进”式的补充连接。此外,一般认为“大概”“也许”“或许”等副词表示估测、委婉语气。然而如果跨越小句的藩篱,不难发现,表示语气只是这些副词的附属性语义功能,借婉转之虚是为了行衔接之实,使言说内容一层比一层精确,或者一层比一层深刻^{③④}。诚如屈承熹^⑤的篇章语法研究所见,“副词在句子中的位置,看来属于某种篇章标志”。类似的, Traugott & Dasher^⑥对副词性话语标记的考察也发现,副词位置的变化引起一系列句法语义转移,其规律性为从小句内的修饰性副词变为句子层面的评说性副词再变为语篇层面的连接性副词。

(三)潜势义变为浮现义

已有研究^{⑦⑧⑨}考察了副名组合中的名词语义,认为被修饰的名词在功能上发生了转化,由类属指称变为性状描述。如“太瘪三”“很山东”“最情感”“绝对天安门城墙”等例通过提取名词的语

①张星娜:《副词“一时”的句法语义选择限制与偏好》,《汉语学报》2017年第4期。

②宗廷虎:《引用修辞格的形成基础与审美功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③邢福义:《论“不”字独说》载《语法问题探讨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81页。

④张谊生:《现代汉语副词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17页。

⑤屈承熹:《汉语的篇章语法》,潘文国等译,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⑥Traugott E C, Dasher R B. *Regularity in Semantic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53.

⑦张谊生:《名词的语义基础及功能转化与副词修饰名词》,《语言教学与研究》1996年第4期。

⑧储泽祥,刘衍生:《“细节显现”与“副+名”》,《语文建设》1997年第6期。

⑨施春宏:《名词的描述性语义特征与副名组合的可能性》,《中国语文》2001年第3期。

义内涵,突显了名词所指称人、事、物的典型特征或独特性状。然而毋庸置疑,在每一个合格的副名组合中,副词和名词的语义都应有所贡献。既然其中的名词语义发生转变,那么副词的情况如何?前文把“太混蛋、很朋友”结构中的副词视为发生了隐性移动,试比较下列例子a句中的饰谓副词和b句中的饰体副词:

(8)a.智慧使人生有点意义,有点欣赏,也有点悲凉。(ccl:\当代\CWAC\AHM0032.txt)

b.脂批里边有一句话,叫做“晴有林风”,就是说,晴雯有点林黛玉的作风。(ccl:\当代\电视电影\非文艺\百家讲坛\050118-050903\1月26日《晴雯之死与袭人之冤》周思源.txt)

(9)a.马晓春执黑以小林流开局,陈临新则以星小目应对,双方布局比较平稳。(ccl:\当代\报刊\人民日报\1993年人民日报\10月份.txt)

b.一般地说,国家的规定通常都比较原则。(ccl:\当代\CWAC\AEB0001.txt)

(10)a.从根本上说,教育的培养规格是由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决定的,但精神文化也给予相当重要的影响。(ccl:\当代\CWAC\AEM0016.txt)

b.他想平均地权,虽未实行,也足表现他有相当政治家的眼光。(ccl:\当代\CWAC\AHB0018.txt)

语料分析显示,程度副词是最常见的能进行隐性移动的一类副词。(8)(9)(10)中含有“小量”“中量”“大量”等不同程度或量度的副词。当它们用于修饰谓词时,直接与谓词的量性幅度进行结合。因此(8)a中的“有点欣赏”是“少量地欣赏”,(9)a“比较平稳”是“中等平稳”,(10)a的“相当重要”则指“重要性强”。当它们用于修饰体词时,虽然“林黛玉”“原则”“政治家”等名词本身并无所谓程度高低或量度大小,但是百科知识有助于激活某个量性幅度。“林黛玉”往往让人联系到体弱多病、敏感多疑,由此浮现出“强-弱、多-少”等对比;“原则”是规范言行的准则,可激活“内-外、松-紧”的概念范围;而“政治家”对宏观局面的掌控,指点江山的气魄等形象,可创生“大-小、高-低”等量幅。王寅^①认为此时的副词

对名词发生明显的压制作用,通过启动转喻机制来激活其所代表的典型特征。换言之,进行隐性移动的副词,其概念语义仅提供一个语义潜势,只有当该副词激活一个量幅范畴,即由潜势义转变为浮现义,并在此量幅上定位于某一量点或量段,才能借以对体词进行不同程度的语义限定,从而实现完备的语义内涵。

三 条件和动因的解释

研究者对语言事实的观察或描述在一定程度上遵循某些语言学理论的指导,语言学理论又进而要对语言现象的发生、发展机制以及背后所蕴涵的规律作出必要且合理的解释。当代主要语言学流派都提出对语言研究的解释性要求:生成语言学强调要在“观察的充分性”和“描写的充分性”的基础上力求“解释的充分性”;认知语言学从创立之初就明确倡导“概括的承诺”和“认知的承诺”两个基本原则;功能语言学寻求建立尽可能“心理上充足的”的语法模型来解释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语言类型学则探索“类型上充分的”蕴含共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同类语言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方法或解释视角,既反映不同的理论背景,也突出不同的出发点或侧重点;恰当的解释能深化对语言现象乃至人类语言能力的认识。

(一)客观限制:形式或意义的单一性构成副词不可移动的条件

所谓形式或意义的单一性主要是指音节单一或意义单一。不可移动的副词通常固定占有某单一的句法位置,简单的语音形式(单音节词)或匀质具象的概念语义(单义词)似乎从客观上限制了副词句法位置的灵活性。

(11)a.世上本无事——*本世上无事

b.世上本来无事——本来世上无事

(12)a.我从没听说过——*从我没听说过

b.我从来没听说过——从来我没听说过

(11a)和(12a)中的“本”“从”不可移动,而(11b)、(12b)中的“本来”“从来”可以移动。对比“本”与“本来”,“从”与“从来”前后的主要差异在于语音形式,“本”“从”是单音节,“本来”“从来”是双音节。

^①王寅:《构式语法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331页。

“从来”是双音节。

再如(13)、(14):

(13)a.毛泽东同志提出把支部建在连上,以至亲自制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走历史的必由之路》节录 冯定 1979-3-16)

b.*毛泽东同志提出把支部建在连上,亲自以至制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4)a.英国主播肆意攻击中国,引发国内外民众不满。

b.*肆意英国主播攻击中国,引发国内外民众不满。

例(13)(14)的情况与前文例(1)类似。“亲自”表示亲力亲为进行某项活动,“肆意”强调毫无约束任性胡为,“鱼贯”描摹一个群体前后接连的动作序列。可见,“亲自”“肆意”“鱼贯”等副词的词汇意义比较实在,以描摹某种客观的行为、过程或状态为主,其表义功能主要在于使表述更为生动鲜明。这类以表示词汇意义为主的副词常常只能直接置于谓词之前,他们的句法语义功能是充当修饰性状语,为整个动词短语(VP)增强具体形象的色彩。如此一来似乎可以说,稳定实在的意义经过若干惯用法逐渐沉淀为相对固定的语法位置,形式上的原型性与语义和功能上的原型性表现出拟构的关系。

(二)主观准允:言者识解是副词显性和隐性移动的认知动因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使用者在组织和构建世界的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语言与情景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映射,同一个情景可以采用不同的编码方式,激活不同的意象,形成不同的语义内容。这种“人们可用不同的方法来认识同一事态的能力”即“识解”^①。如“他来了”和“他也来了”,前句可视为情景的内容本体,相对客观;后句加上了副词“也”,暗示说话人的视角可能包含“第三方”的参照,如“小王来了,他也来了”,侧显的是主体间的关系,主观性较为明显。再如,“飞机就要起飞”和“飞机还不起飞”的对比中,副词“就”和“还”都是对时间关系的前景化,但是两者的侧显不同,“就”侧显的是“快”,而“还”则侧显“慢”,由此形成迥异的主观判断。正如王寅^②所强调的,人类概念的形成、语言的使用、语言的理解、人际的交流等过程中包含着“客-主、主-客、

主-主”等多种互动关系。这些多重互动充分表明,意义不是在词库里细化定型的成品,而是在实际使用中在线即时识解时产生的,是动态识解的结果。类似地,对同一个言谈场景的不同选择性编码可能导致副词的句法移位,这个过程本质差异在于“说话人”的言者识解方式不同。

其一,由顺序扫描转变为总括扫描是副词句内移位的主要认知动因。Langacker^③区分两种心理扫描方式:顺序扫描(sequential scanning)和总括扫描(summary scanning)。在顺序扫描的认知处理中,一系列状态的表征方式依次呈递,一个过程被看成事件成分的一个序列。而总括扫描作为一种认知处理方式,其中各成分状态以累加性方式激活,各个侧面呈现共存同现状态(见图1)。这两种扫描方式的切换可以体现在语法的许多方面,如 *he came* 和 *his coming*, 动词 *came* 凸显顺序扫描,动名词 *coming* 激活总括扫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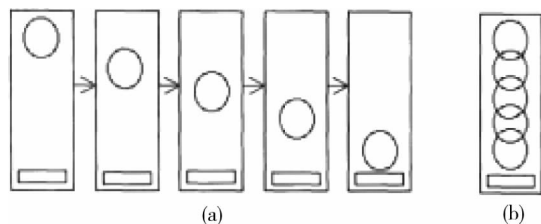


图1 顺序扫描——总括扫描(Nakamura1997:254)

这两种不同的认知方式的差异可以促使说话者根据表达的需要,对同一个客观的情景进行不同的描写,可产生副词句内移位的情形,如:

(15)a.其他美国客人相继下机,周总理将前往欢迎的中方人员向他们逐一作了介绍。(张谊生 2000:38)

b.相继其他美国客人下机,周总理将前往欢迎的中方人员逐一向他们作了介绍。

例(15)a中的“相继”和“逐一”对“下机”和“介绍”两个动作过程进行顺序扫描式描写,其发生和发展仿佛观看一段影片,依次激活一系列一个接一个连续的动作序列,如图1(a)所示。(15)b体现的是总括扫描被激活。在这种识解方式的处理下,尽管“下机”和“介绍”的情景包含先后不同的动作过程、涉及不同的行为主体,但扫描时却

①Langacker R. W. *Grammar and Conceptualization*,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99, P.147.

②王寅:《主客主多重互动理解》,《哲学动态》2009年第10期。

③Langacker R.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233.

是以平等的方式被同时激活,也就是说,是作为一个单一的完形被整体感知,就像看一张相片,即图1b。就语义内容而言,副词发生显性句内移动之前,语义表现为相对动态变化的情状意义;副词发生显性句内移动之后,位置由右边向左边推进,语义转变为相对静止的、稳定的情态意义,由状态修饰变为性质评判。就时间结构而言,(15)a顺序扫描反映出来的情状在时间上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强调过程性;(15)b总括扫描呈现的却是均质的(homogeneous)时间结构,突出的是结果性。因此,语义和功能变化的认知理据在于不同的扫描方式所勾勒的侧显有所不同,从而形成两种不同意象的识解方式。

其二,图形-背景的转换是副词句法语义转变的又一认知理据。副词发生句间移动之前,与之关联的事件成分往往是认知的焦点,即图形;当副词外移到小句之间时,该事件成分转换为认知框架中稍次要的元素,成为背景。图形/背景理论最先被心理学家用来研究知觉或描写空间组织,完形心理学家认为知觉场总是被分为图形和背景两个部分。Talmy^①和Langacker等认知语言学家继而提出,图形-背景不但是空间组织的一个基本认知原则,也是语言组织概念内容的一个基本认知原则。图形和背景的感知是人类体验的直接结果,两者具有可转换(Figure-Ground Switch)的重要特性。例如句法中的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的互转。再如:

(16)a. 正处在严冬寒夜中的加拿大耶洛奈夫镇,人们都还在熟睡之中,……他**猛然**抬头一望,只见尚未破晓的天空里,出现了一团耀眼的火球,后面还跟着许多小星星……(ccl:\当代\报刊\作家文摘\1994\1994B.TXT)

b.……**猛然**,他抬头一望,只见尚未破晓的天空里,出现了一团耀眼的火球,后面还跟着许多小星星……

根据经验可知,人的注意力有主次之分:注意的焦点部分,即“图形”是指某一认知概念或感知中突出的部分;另外一些次优势、不突显的成分则构成“背景”,背景可以衬托或突出图形。(16)a的“猛然”用于主谓之间,修饰谓词的动作行为,表示突然性时间,激活的是一个在感知上比周遭环境和人物更显眼的情景,构成“图形”。(16)b

的“猛然”移动到了两个小句之间,表示从上文的情况来看,下文发生的情况来的非常突然。表时间短暂为虚,表情况的逆转为实,前后两种情况的意外逆转使得语篇的转折性衔接尤其强烈。下文所引发的情景围绕它组织起来,并为其提供一个环境,是为“背景”。(16)a反映了较小的,在时间上被包容的事件,是有界的。(16)b则催生较大的,在时间上可包容的事件,相对而言是无界的。当图形和背景这两个角色互换之后,它们所表达的语义侧重也随之调整。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会用一个物体或概念作为认知参照点去说明或解释另一个物体或概念,图形-背景的转换创生了认知上的主观选择。可见,正是说话人对事件描写的识解方式的切换,产生语言组织结构中图形-背景的转换,并导致副词以句法移位为基础的语义转变。很显然,这与认知语言学的语义观是一致的,语义不是客观的真值条件,而是主观与客观的结合,即意义是概念化的产物,概念结构的形成与识解方式密切相关。

其三,“自主-依存”结构关系为副词的隐性移位提供认知解释。Langacker^②根据突显的程度性和层级性定义了语言结构的“自主-依存”关系。认为自主依存关系具有普遍性,在语言各层面都存在自主-依存结构,如辅音依附于元音,副词依附于动词等情形。再如介词短语 *on the table*, *on* 是一个依存结构,包含一个图式性的详述位(Elaboration Site, e-site)次结构,侧显的是关系,决定整个结构式为介词短语。*the table* 是一个自主结构,它对详述位做精细化描写。副词隐性移位形成的副名组配也是一个自主-依存结构,试以“很男人”为例做简要分析。

如图2所示,“很男人”是一个“修饰语-语核”式的依存型概念,名词“男人”虽然具有相对稳定独立的语义元素,[人类]+[雄性]+[成年],表示根据性别和年龄等维度对人的归类,具有类别义,但是其语义内涵却是不饱和的(unsaturated),可能隐含着若干待填入或解释的空位,需要修饰语中的副词“很”来起到详述位的作用,从而使语核得到精化解释。副词“很”是一个典型的程度副词,表示深浅、大小、高低、轻重、强弱、长短、多少等各种不同范畴的程度,具有量度义,可以侧显关系,激活交际事件中的说话人和

①Talmy L. *Figure and ground in complex sentences*. Greenberg J H. *Universals in Human Language* (Vol. 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632.

②Langacker R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300.

听话人对现实语境的匹配。因此,当看到魁梧健硕的施瓦辛格,人们不禁会感叹他“很男人”;当听到勇敢的消防队员献身扑火的新闻报导,人们也会赞叹他们“很男人”。前者激活的是男性孔武有力的外形特征,后者彰显的是男性果断勇敢的行为品质,副词“很”使得这些特征或气质在“男人”这一基体语义中被提升到一定程度,由此形成具有特殊显著度的次结构,即侧显。又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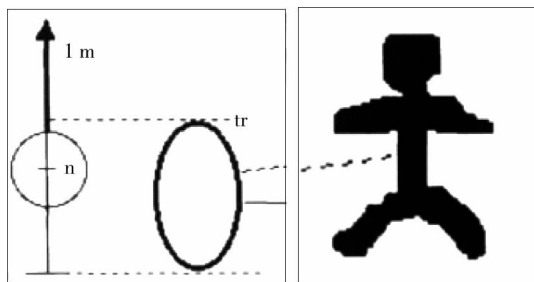


图2 依存结构“很男人”(改自 Nakamura1997:263)

(17)我们有电影叫“非常爱情”,有

话剧叫“非常球事”,有电视节目叫“非常男女”、“非常档案”,有报纸专栏叫“非常男人”,有一种饮料叫“非常可乐”。(ccl:\当代\CWAC\ALJ0042.txt)

例(17)显示,副名组合式的副词隐性移动现象使用频率较高,使用范围较广,具有较为鲜明的时代特色,在电影、电视、话剧、报纸等新型媒体和纸媒中均有出现,还涉及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 Langacker 看来,语义结构以意象为基础,对同一情景的不同识解方式产生不同的语言表达式。语言所描述的不仅仅是客观存在的事体或事件,我们对客观世界所做出的种种主观识解也是语言描述的重要内容。语言的编码与识解相互依存,所选择的语言结构既取决于对情景的识解,也体现了该情景的具体识解方式。副词隐性移位符合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即尽量以越少的实体形式表达越多的意义内容^①,从而形成一种流动的(fluid)、灵活的(flexible)、即时的(on-the-spot)语言创新现象^②。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Syntactic Semantics of Adverb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Grammar

MAO Shuai-mei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unan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Xiangtan 411104, China)

Abstract: Cognitive Grammar focuses on finding the motivations of the formation of grammatical structures according to the cognitive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beings. This paper, through describing the three types of syntactic movements of adverbs, analyzes the subsequent syntactic and semantic changes and explores the conditions and motivations of such movements. It finds that the adverbs with more concrete or specific meanings are usually non-mobile, while other adverbs can be shifted onto different syntactic positions, resulting in explicit or implicit syntactic move. The explicit movements of adverbs may bring about semantic changes from action-descriptive meaning to evaluative modal meaning, or from intra-sentential modification to inter-sentential cohesion. And the implicit syntactic movements may lead to the activation of flexible online emerged meaning on the basis of specific meaning potentials. It is claimed that the monotonicity of form or meaning in adverbs constitutes objective limits for their syntactic movements, whereas alternations of the speaker's construals issue subjective license for either explicit or implicit movements.

Key words: Cognitive Grammar; adverb; syntax- semantics; explicit movement; implicit movement

(责任校对 谢宜辰)

①邓思颖:《经济原则和汉语没有动词的句子》,《现代外语》2002年第1期。

②Kesckes I. *Contextual meaning and word meaning*,《外国语》2006年第5期。